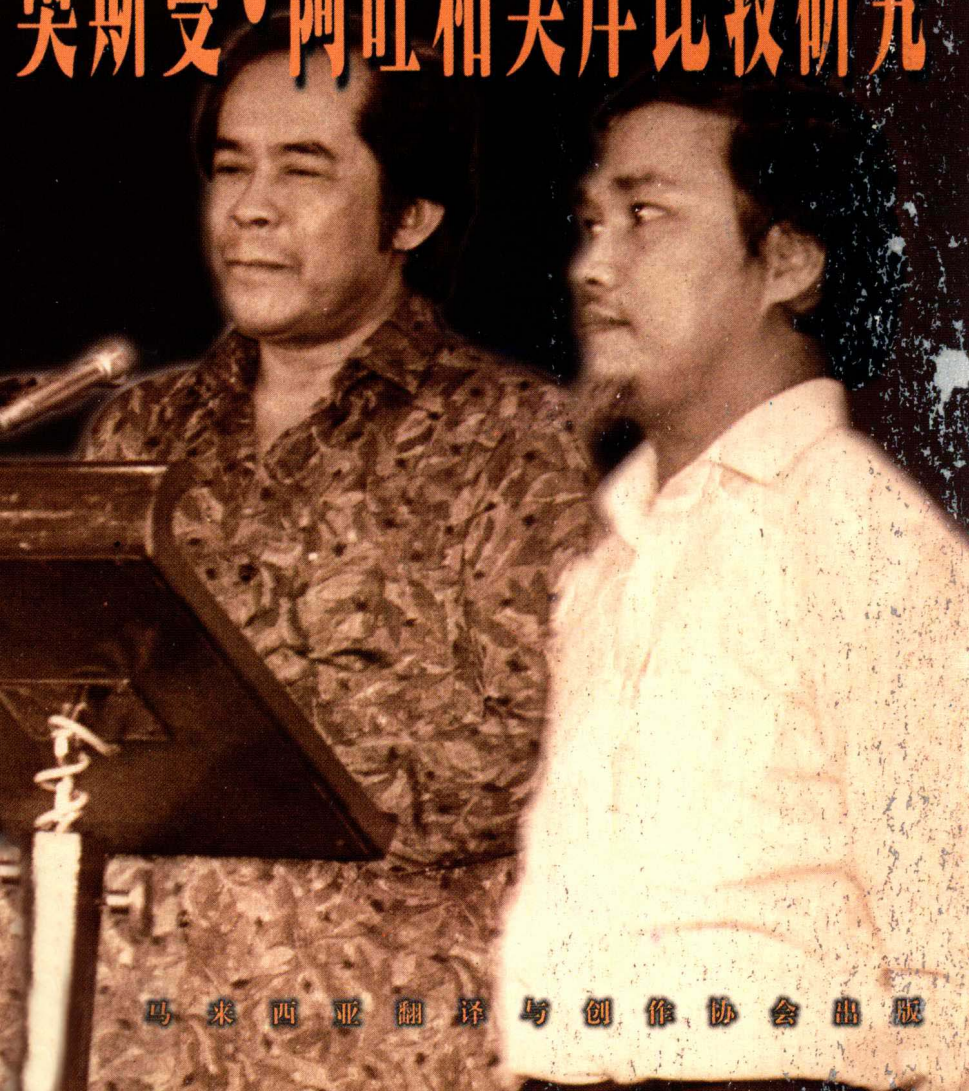


周伟民 唐玲玲 合著

马来西亚诗歌创作本土化的
个案艺术经验

奥斯曼·阿旺和吴岸比较研究



马来西亚翻译与创作协会出版

大马诗歌创作本土化的个案艺术经验

**奥斯曼·阿旺和吴岸
比较研究**

周伟民 唐玲玲 合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马来西亚诗歌创作本土化的个案艺术经验

奥斯曼·阿旺和吴岸比较研究 —— 译创丛书之⑤

出版 / 马来西亚翻译与创作协会
**Persatuan Penterjemahan dan
Penulisan Kreatif Malaysia (PERSKEKTIF)**

101, Jalan Hujan Emas,
Oversea Union Garden,
58200 Kuala Lumpur

承印 / **Sadong Press Sdn. Bhd.**,

Lot 2259, Sg. Priok,
93450 Kuching, Sarawak
Tel: 082-482329, 332570

Fax: 082-332930

初版 / 1999年6月

序

曾荣盛

记得在前年八月，杨贵谊师来信告诉我，中国海南大学周伟民教授有意研究奥斯曼·阿旺的著作，要我直接寄些奥斯曼·阿旺作品的华文翻译给周教授。大约在去年四月，我接到周伟民教授的简函，信上只说他和唐玲玲教授将在短期内到访马来西亚。我于是准备和他们会面。然而不知什么原因，两位教授来马的事后来都没有成行。这件事我也渐渐淡忘了。到去年中，杨老师又告诉我，周、唐教授夫妇正在撰写奥斯曼·阿旺和吴岸的诗歌比较研究，我心中顿然又产生了一种想早日见到他们和他们的著作的渴望。

今年二月，我陪同吴岸、甄供、伍良之和杨丹等几位朋友，到吉隆坡班台医院探访奥斯曼·阿旺。在病房里，吴岸将周伟民教授和唐玲玲教授合著的著作《马来西亚诗歌创作本土化的个案艺术经验——奥斯曼·阿旺和吴岸比较研究》复印稿本，交给在病床上的奥斯曼·阿旺过目。奥斯曼·阿旺看了非常高兴，但是因为体弱，有不谙华文，

翻阅后即将书稿递交给我。我这时才知道，原来周、唐二位教授先前曾到过吉隆坡，并拜访过奥斯曼·阿旺了。

周、唐教授在完成书稿后，希望能在马来西亚出版，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事，便答应给予协助。没想到他们又邀请我为这本书写序。接到邀请后，我心里是又兴奋又惶恐了。兴奋，是因为奥斯曼·阿旺和吴岸都是我所尊敬的诗人，曾为他们的作品做过译介和交流的工作。现在看到他们的文学成就受到中国学者的高度评价，心中除了对他们的成就感到骄傲外，也为自己曾为这项研究工作贡献一点绵力感到欣慰。惶恐，是因为自己仅是一个翻译工作者，虽然曾把奥斯曼·阿旺的作品翻译成华文及把吴岸的作品翻译成马来文，但毕竟对文学，尤其是诗歌艺术的认识，非常有限，如何能对周、唐两位教授的这部学术性的文学评论发表意见呢？

但二位教授强调本书在本地出版，最好由本地人作序。他们认为我作为两位诗人的好友及其作品的译介者，最为适合了。他们的盛情，使我难以推却，现在便只好以一位翻译工作者的身份写点感言。

的确，奥斯曼·阿旺和吴岸是我心仪和敬仰的马来西亚诗人。八十年代，当奥斯曼·阿旺积极提倡各民族文学交流，促进国民团结，以抗拒当时存在的国内种族矛盾两极化的时候，我参与了翻译的工作，并为一系列各民族诗歌朗诵会的举行翻译了一些奥斯曼·阿旺和吴岸的诗歌作品。我过后曾将所翻译的奥斯曼·阿旺的诗剧《乌达与达拉》（Uda dan Dara华译本）和吴岸的诗集“Sungai Rejang”（《鹅江浪》巫译本）出版；前者由吴岸写序，后者则由奥

斯曼·阿旺写序。

马来文学与马华文学同是马来西亚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时至今日，两者之间仍然缺乏交流。在八十年代中期，一批有志于促进各族文学交流的作家和翻译工作者，成立了“马来西亚翻译与创作协会”，翻译了马来作家及马华作家的作品。虽然如此，我们的力量毕竟有限，无法比较全面地译介两族作家的作品。再说，我们的工作还仅限于翻译而已，尚未有人尝试对华巫作家的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因此，“马来西亚翻译与创作协会”在顾问杨贵谊先生的大力推荐下，即决定出版这部既有促进文学交流作用的论著，也再三催促我将早期翻译的奥斯曼·阿旺的诗集《问候大地》（“Salam Benua”华译本）给予同时出版。

海南大学的周伟民教授与夫人唐玲玲教授，是中国当代著名的学者，从事研究与教授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学历史，兼研究现代文学，著有学术著作多部。近年来，为撰写《中国和马来西亚文化交流史》一书，曾多次来马来西亚考察研究，走访东西马十三州。他们在研究马中文化交流历史的过程中，也对马来西亚本土化文学有所探究，尤其是对马来民族诗人奥斯曼·阿旺与华族诗人吴岸的文学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并撰写了这本即使是在马来西亚本土亦是前所未有的文学论著。

身为华巫文学的翻译与交流工作者，我对周唐两位教授选择这一研究课题，尤其感到赞赏和钦佩。首先，这项原来应该由马来西亚学者所做的工作，却率先由中国学者来进行。他们本着促进大马华巫文化交流的美好愿望，对

奥斯曼·阿旺和吴岸的作品作了深入和细致的比较研究，尽管如他们在《后记》所说的，由于所收集的资料的不足与完稿的匆忙而未臻理想，但这种努力，对促进大马华巫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其次，作者经多年探究马来西亚华人文化的属性，确认“马华文学的走向，应该在大马多元文化的汇融中，在多元民族交际的脉络中，突现马华文学的本土化”。两位作者认为，奥斯曼·阿旺和吴岸的诗歌创作，走的正是本土化的道路，因此对两位诗人的创作，进行了深入与细致的个案艺术经验的研究。在当前马华文学界对本土化的问题有所争议，一些人甚至怀疑乃至否定马华文学的存在时刻，两位教授的立论，不仅有力地肯定了马华文学的本土化的存在事实，更对马华文学的本土走向，指出了明确的道路。

我参与文学译介工作，重点是翻译奥斯曼·阿旺和吴岸的作品，因为我认为他们是当今我国最具代表性的诗人。虽然前者用马来文写诗，后者用华文作诗，但经历过时代考验的两位诗人的诗歌，都能经得起时代的考验。他们始终在不同的奋斗领域为人民和生活讴歌。正如作者指出，他们的诗歌的生命力来源于时代的生活激流，他们以自己的艺术成就，成为时代的歌手，并且认定他们在赤道线上所共同开辟的一条现实主义创作必由之路。

我对奥斯曼·阿旺和吴岸的诗作的爱好和推崇，毕竟还是从马来西亚文学的视角出发，站在本地的立场上的，但是周唐二位教授却认为，这两位诗人的属于整个国家多民族所共有的诗，不仅仅属于马来西亚，而且是属于全世

界的。周唐二位教授如此高度评价是有其论据的。他们是从更高的视角，以国际文学艺术的水平宏观地做出评价的。

对文学作品进行有深度的比较研究，并不是一件易事。对不同语文创作的作家作品的比较，难度更高。本书作者对奥斯曼·阿旺作品的了解，不是通过直接阅读原文，只能通过译文，这样加上已译成华文的奥斯曼·阿旺的作品数量有限，所以难免对奥斯曼·阿旺资料的掌握，比对吴岸资料的掌握逊色些，这可以从书中举例和评论吴岸的诗分量较多看出。虽然如此，也显然无损于整体研究的成就与学术价值。

马来亚早期的历史，几无马来文的记载，幸好中国的史书如《梁书》、《唐会要》、《太平御览》、《蕃国志》等却有这方面的史料，即使所记不详尽或疏漏，也不失为研究马来亚早期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肯定的，周唐二位的这本书，也将成马来西亚文学史上一份具有宝贵价值的参考资料。

我认为《奥斯曼·阿旺和吴岸的比较研究》在今天出版，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它不仅激励了我们大马翻译工作者的工作热忱，对促进大马华巫民族文学的交流与融合以及推动马华文学本土化发展，将发挥积极的作用。我相信这本书的出版面世必将对马中文化的交流，做出有益的贡献。

我衷心祝贺《奥斯曼·阿旺和吴岸比较研究》的出版，并相信这本书将受到马华文学界的重视和欢迎。

一九九九年五月三十一日 吉隆坡

目 录

【序】	曾荣盛
一、 朴实平凡的人生	4
二、 扎根在广袤的现实主义艺术土壤中	12
(一) 他们的诗歌是现实生活的回响	13
(二) 他们的诗歌抒写了对人类对兄弟民族的 博大的爱心	27
(三) 他们的诗歌对生活与爱情的礼赞，表现 了他们都有自己的一片精神恋土	40
(四) 在不同的生活背景中抒写同一的真、善、 美的诗篇	56
三、 在神奇的土地上进行艺术创造	65
(一) 他们在诗歌的形象化创造及构造诗的意 境上费心尽力	67
(二) 他们的诗，形式不拘一格，创作技巧多 元，诗人驾驭各种艺术手法，使作品获 得“诗中有画”的艺术效果	77
(三) 他们的诗歌都具有浓郁的民族色彩	90
四、 诗人的诗观	104

五、 奥斯曼·阿旺和吴岸的友谊·····	117
六、 不是结束语·····	129

【附录】

一、 吴岸的文学世界在世界华文文学中的地位·····	135
二、 吴岸所追求的艺术理想·····	150
三、 在奥斯曼·阿旺家作客·····	160
四、 探访病中的奥斯曼·阿旺·····	175
后记·····	180

大马诗歌创作本土化的个案艺术经验

奥斯曼·阿旺和吴岸比较研究

在马来半岛和西婆罗洲那秀丽的绿野上，在南中国海澎湃的海岸边，一代又一代的文化人在这片苍翠的大地上奋力耕耘，不论是荆榛满目的开荒岁月，抑或是动荡扰攘的年代，他们都是如此执着痴情地为生我育我的大地而歌唱。歌颂这块自己祖先用血和汗灌溉的土地，吟唱赤道线上的自然风光，传颂抒写民族文化的独特情调，抨击生活中的虚假和邪恶。

尽管马来西亚现代诗坛上不断地出现许多新星，但半个世纪来马来半岛和砂劳越的两位老诗人，仍然星光闪烁，一位是马来族的奥斯曼·阿旺，一位是华族的吴岸。

这里对这两位诗人评说的出发点，并非着眼于推崇他们的诗歌美伦美奂，无可超越，但我们对他们的诗于今天仍具有强烈的生命力则不容置疑。优秀的诗篇是不可替代的。中国古代，楚骚不能取代诗经，十九首不能代替屈原，历代优秀的诗人和诗篇是超越时代的，所以今日诗坛上出现明亮的新星，抹煞不了昔日成功诗作的光辉。李白、杜甫和苏轼的一些优美诗篇，至今天依然被世界读者所吟咏，也是这个道理。

在马来西亚这个崛起的国度里，奥斯曼·阿旺和吴岸的诗，表现了时代的一种精神现象。当你在马来半岛赤道线上，于夜深人静之时，阵阵的海风吹拂着椰林，芒果树上的熟果，在夜风中坠地的沉重声响，此时此刻，奥斯曼·阿旺和吴岸的诗篇，让我们在幽静中似乎听到远古蛮荒时代的锄地嗒嗒声，听到殖民地时代马来族及华族共同遭受压迫的呼号，听到浮脚屋里或农舍中母亲慈爱的催眠曲。人类社会的真、善、美，在曲折和艰难的斗争中战胜虚伪和邪恶，像一曲忽而悠扬、忽而急促的交响乐，迫近遐想的脑际。这两位诗人的人品和他们的诗品的统一，他们的创作态度和他们的生态度的融为一体。他们的诗歌所漫透的浓郁的诗意和诗情，已融进了深夜读者的心。

而为什么要把奥斯曼·阿旺和吴岸连在一起呢？这是我们读两位诗人的诗歌之后所产生的一种突发性的想像。后来知道，大马华裔青年评论家祝家华，还在槟城理工大学担任学生会主席时，曾在一次大专文学创作诗歌组评审会上见过吴岸一面，他在是年春节前夕，给吴岸寄去一张学会的贺卡，两面写满了字：“……回想当初与您在槟华人大会堂会面，深为您的儒雅谦逊热诚及幽默所感动，我又联想到著名诗人Usman Awang的形象，而您又是他的老友，但愿上天保佑您们寿比南山，为大马的人道主义而努力献身。”对于前一辈的诗人，祝家华从他所读到的两位诗人的诗以及他与他们接触时所感受到的人格力量，年青人的心里立刻产生一种奇妙的联想，这种联想来得那么自然，不是人为的制作和告诫，而是发自心灵深处的顿悟，这是一种何等珍贵何等真实的感情。当时的吴岸，对祝家华将他和奥斯曼·阿旺相持并论，愧不敢当，他肯定祝家华是一种错觉，他说，“更何况我那时还未届五十，比奥斯曼·阿旺年

轻八岁。但我还是深为祝家华的真诚和好意所感动。”实际上，祝家华的“错觉”却在不经意中涉露出读者心灵深处的一种对诗人与诗歌之间的比较和判断，他在八年前轻轻地说出了人们已经感悟到而尚未说出口来的理念。

马来西亚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国度，这个半岛之国，在几千年来地球演变和人类迁移的漫长峥嵘岁月中，形成了今天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和多元宗教的和谐组合在一起的新型的国家。历史上各个古国与古老中国的友谊来往，即度文化与中国文化在南中国海的群岛上和融合，马来族、华族、印度族以及其他许多民族在历史长河中的移动迁徙乃至今天在马来半岛及婆罗洲大地上共同组成自己共同的家园，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的生存现象。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以来，大马经历了许多催人泪下的沧桑史：不同民族在同一土地上垦殖、开荒，殖民主义者前来统治时的掠夺和迫害，大马人在独立之前所遭受的苦难以及独立之后所经历的各种社会矛盾、冲撞和交融，引起了智者的深思。真正的诗人能把握时代的趋势，从时代文化的高度来审视自己面临的客观世界，在自己生活的波峰浪谷中去体验生活的善美和邪恶，在时代的激流中真实而无畏地生活。奥斯曼·阿旺和吴岸，就是冲过激流的浪峰而达到成功彼岸的两位诗人。

在权衡两位诗人的诗歌创作的时候，应极力避开社会渗透着的非文学因素，仅仅冀望在阐释他们的创作思想及艺术境界创造中的文化意识时，高扬纯文学的价值。

一、朴实平凡的人生

在奥斯曼·阿旺和吴岸的论著和诗作中，我们所体验到的，是两位诗人数十年如一日地以一种谦虚和祥的态度对待生活和人生。他们以平凡人的姿态经受生活的种种磨难，也没有写什么洪钟大吕式的诗篇，而是不事声张地在这块已经苏醒而又显得有些迷乱的神奇土地上默默地耕耘，以他们平凡的诗，像春天的细雨一样，“润物细无声”渗透进读者的心灵。

奥斯曼·阿旺于1929年7月12日诞生于马来西亚柔佛州的哥打丁宜的苏里里河岸边的甘榜丹绒林布，他的父母亲都是穷人，靠打鱼为生。年幼时他曾在黑暗的深夜跟随父亲去码头，送父亲和渔民出海，从小就体会到渔民苦难的生活。我们在陈妙华的《文学战士东革华兰》一文中读到她关于奥斯曼·阿旺这一时期艰苦生活的描绘。她写道：“雨季来临时，他的父亲只好向发怒的大海低头，呆在家里补网修船。在这些日子里，他们一家五口只能吃粥配咸鱼或干江鱼仔。雨季越长，渔民们就越愁苦。有一回，在连绵的雨季里，东革华兰（即奥斯曼·阿旺）的父亲再也受不住了，他带着妻儿，举家迁往丰盛港。离开时，年幼的东革华兰依依不舍地向他的小朋友们告别。对于他的这个家乡，他一直都念念不忘，后来还写了一首诗《苏里里河》来纪念它。”^①七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去世，父亲把他们三兄弟带到麻坡，寄养在他的婶母家。他在这里念完马来小学六年级。念小学时，因为家境贫穷，简陋的学校又没有图书馆设备，一本课本全班四十位学生共同阅读；奥斯曼·阿旺节约每日一分的零用钱，向父亲的朋友借课外读物来阅读。他的理想也很普通，希望是当一名老师。因此，在受完小学教育后，

他在师范学院受训。毕业前日本已经南侵，他的愿望和学校，在这场残酷的战火中被炸得粉碎。因此，他被迫当了一个时期的苦工，当了农民。他曾被日本军押往新加坡充苦役，后来逃脱藏在昔加末。一直到日本投降之后，他为了养活家人而加入警察部队，曾经一度出入森林地带。作为一个警员，他亲身体会到殖民地人民的苦难生活；森林的作战经历，又使他对于谁是真正的敌人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在马六甲时，他目睹马来人和华人的流血斗争，想到自己的密友在结婚的前夕被枪杀，他悲痛欲绝。当他在执行任务时，他经常听到许多社会领袖的演讲，深受他们的影响。他曾讲到当时的感受：“在进入森林与共产党对抗时，我看到很多华裔农民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包括为了防止农民协助共产党，而把他们的农舍烧掉。我本身经历过真正的贫穷，了解他们的痛楚。”在那苦难的日子里，社会上种种不公正的现实，燃起了他心中反抗殖民者的火焰。1949年他写下了第一首诗《祖国的牺牲》。由于他对警察生活的厌倦，1951年他离开警界移居新加坡，最初在《大马来由报》（Melayu Raya）当记者。1952年进《马来前锋报》（Utusan Zaman），即《马来前锋报星期刊》和《宝石月刊》（Mastika）当编辑。《马来前锋报》迁往吉隆坡的时候，他也随着北上。就在新加坡这段时间，他与其他同道组织了“五十年代作家行列”。他自己就是这个作家协会的中坚分子。1961年《马来前锋报》发生工潮，结果他和几位同僚离开了这间报社。他去联邦出版社（Federal Publication）马来文部主任

1 陈妙华著《马来文坛群英》，学林书局1994年吉隆坡版。

编辑。而从1962年12月起，他又投身马来西亚“国家语文局”，担任《语言月刊》、《社会月刊》和《文学月刊》的编辑和副总编辑。一直工作二十余年至退休。退休之后，他还出任马中友好协会主席，风尘扑扑的为着强化马来西亚与中国的友好关系而奔波。

根据陈妙华和谷衣的介绍，奥斯曼·阿旺的创作以诗歌最为出色，他出版的诗集有五本：

- 1、《浪涛》（Gelombang）（谷衣译为《波涛》）1961年出版
- 2、《刺与火》（Duri dan Api）1967年出版
- 3、《天边》（Kaki Langit）（谷衣译为《地平线》）1971年出版
- 4、《问候大地》1982年出版
- 5、《诗选》1987年出版

《波涛》是奥斯曼·阿旺的第一本诗集，收集了他在1949年到1960年的作品八十首。《刺与火》是他的第二本诗集，内收他从1961年至1966年的作品四十八首。第三本集子是《地平线》，收集了他从四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的三十首诗。第五本是马来西亚国家语文局出版的《诗选》，共收一百三十多首诗，可以说是他的佳作选。

与其他人合著的有：

- 1、《马来新诗选》（Sajak Meleya Baru）1963年出版
- 2、《马来新诗选》（Puisi Melayu Baru 1944-1962）1966年出版
- 3、《152号棺材》（Keranda 152）1967年出版
- 4、《奇怪的港湾》（Teluk Gteng）1968年出版

5、《七声》（Suara Tujuh）1969年出版

在戏剧方面，有下列多部作品：

1、《从星星到星星》（Dari Bintang Ke Bintang共收五个剧本）1965年出版

2、《夜箫》（Serunai Malam，共有三个剧本）1966年出版

3、《肯尼山上的客人》（Tamu di Bukit Kenny，共有四个独幕剧）1968年出版

4、《阳光下》（Di bawah Matahari，共有四个剧本）1969年出版

5、《时代的帷幕》（Tirai Zaman，共有两个剧本）1969年出版

6、《红色的早晨》（Pagi Merah di Pasir）1971年出版

7、《乌达和达拉》（Uda dan Dara）1967年出版

奥斯曼·阿旺的创作，着重写诗和戏剧，小说写得比较少，长篇小说有《尸横遍野》，短篇小说有1963年出版的《心声》，与其他作者合著的有：

1、《语文局短篇小说集》（Cerita-cerita Pendek DBP）1958年出版

2、《鲜花怒放》（Mekar dan Segar）1959年出版

3、《两个时代》（Dua Zaman）1963年出版

4、《对待》（Pertentangan）1968年出版

5、《时代小桥》（Tirian Zaman）1979年出版

此外，他写了许多文学评论的文章，至今辑成书的只有《现代马来文学的主题和任务》一书。(2)

奥斯曼·阿旺是1966年马六甲马来人协会（IPM）的发起